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二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旣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淞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旣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

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
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
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
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
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
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
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
民死於漁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
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鱉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
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鳴

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
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
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
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
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
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
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吾亦無所憾矣然其誰
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
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
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

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旣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

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適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維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實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母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旣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雖莩相枕籍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

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巳酉大雨洽旬禾稿復賴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向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

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

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酆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酆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揚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

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竒特比於峨眉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起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

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悠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旣已成已則不

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
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
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
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
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
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
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其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
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
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
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
觀文儀揖讓之縵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
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
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
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
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
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丁至無室

以止菱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孚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軒者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啗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

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
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
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
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
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子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
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
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
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
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

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
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
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
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
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
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
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
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

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
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
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
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
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
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

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踈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
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
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
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
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
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

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
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
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
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
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
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旣
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
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
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
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
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
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
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
可以見象之旣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
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
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
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
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
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滄茫
若湧若瀦若奔若伏布爲層裊擁爲覆釜漫衍陂迤
環抱涵迥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
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
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下北也禱於大
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

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跼卧噴嗅盤旋
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
先公則旣命於此美就其地寔焉厥土五色厥石四
周融潤煦淑面勢還拱旣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謚植
樹葱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
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
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
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
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
牛眠協北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

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
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
無弗比無弗佑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行於無
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
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
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
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羲以賓賓之寅而

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
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
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
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
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
而賓之也若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
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
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
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驕其曠其日惟霽其昫其
霧其日惟雨勿怵其昫倏焉以霧勿謂終驕或時其

瞻瞻其光矣其光熙熙與你偕作與你偕宜修其霧
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
湏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
懸若鼓鐘編磬檐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鷓鴣
虺之糾蟠猱猓之駭攫譎竒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
澄澗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
鳴瀑清溪停澗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

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路煩
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
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益不言
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
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
卒官吏與凡苗夷犴狝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
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
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
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

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饑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贍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竒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
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
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
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
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
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
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
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
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
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
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
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
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
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
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
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

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
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
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
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
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
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
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
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
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
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

相繼修緝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
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
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
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
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
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繼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
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
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瑳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
而從之若白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
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

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旣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

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奔壞新其圯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耻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

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耻也二公之修學旣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耻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善首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

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琨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

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旣費其財又盡其力丙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

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
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爲戟門又
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
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左爲三廨以宅三
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
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
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
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
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與作聞而來
聚觀者皆相顧喑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

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
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
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
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
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
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
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效
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
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
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赴

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脩其明德親民之
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
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
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
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
者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
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 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
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

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
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
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
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
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菑域惟乃
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
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已也巡撫都御史王
守仁書是日叅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

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
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耻退讓而無有
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
廉耻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
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
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
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
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
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挽焉者也雖然古人
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

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
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
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
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
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
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
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
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
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
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

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
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
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
乎慢今弛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
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
肅以全其廉耻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
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
楹庖湏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
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
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

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
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
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
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
之弊而無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
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
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
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
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
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

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溢畜洩旣亡旱澇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譴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

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歎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靈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八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
 敬齋賓予而冠之昨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
 門人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
 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
 真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
 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
 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

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

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

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
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
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
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
書諸紳以蚤夜祇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
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
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并問其字於
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

可以為學子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
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
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
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及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
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
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
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
治進一方為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

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
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 天子之所
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
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
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 聖天子之明
命其將曰是 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旣如
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
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
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
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

其一時之遺際以跨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
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
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
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
毋貳爾心某亦嘗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
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以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旣業舉子便須入場此亦人
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
切勿以得失橫於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
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
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
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
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
雖或倖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
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
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
衣端坐陡數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
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

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
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
者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
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
睡却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
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
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
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駁然
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然

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塲生問答

戊辰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塲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

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

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
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
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
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塲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
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
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
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
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
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
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

被於几席桂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
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
馨被於几席桂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
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
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
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
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
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

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鷄而惡其

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斃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

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當奚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

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
况禮記稱正月七日日至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
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
津明日巳未冬至考之大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
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
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
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
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足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
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
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

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
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始
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
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
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
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夏
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
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
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
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

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清憂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

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無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窓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咏之無亦

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箠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嚮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

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
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
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
已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
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郎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
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
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

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
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
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
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 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
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
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
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
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
纍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

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
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
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
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
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
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
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
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
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

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
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
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
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
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
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園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二月二十
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
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

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題夢槎奇遊詩卷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剴繁理劇非以爲

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益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

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枉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益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竒遊卷蓋京師士友贈君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竒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史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

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為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日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為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為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為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為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

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座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母陷於非辟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

行書此以戒我子弟示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
請一覽教之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八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九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
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
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旣而疑焉又旣
而大疑焉又旣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
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
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
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

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
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叙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
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
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
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
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徃徃似有此病故特
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湏論他不是處此
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

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
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
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
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
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
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近時同輩中徃徃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
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
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
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

體之於心務求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
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
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
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
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
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
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
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

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
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
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
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
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
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
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
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
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
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生母絕

爾身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
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
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
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
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
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
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
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

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
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
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
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
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
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
是其爲弊亦既可覩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
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
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已外以誣於
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

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溘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

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
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
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
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傷以拯時
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
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
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
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

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
無進而談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
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
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旣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旣
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
予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
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矜子之
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

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籍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又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僂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旣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

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
無弗睹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
目力若是而有所弗睹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
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
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
耻故遂入於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
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

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
不謙不足以覆地聖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
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
致知之說旣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
退聽矣復嘖嘖於是蓋就世傑之質之所急者言之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
自省則德脩毋謂已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
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不

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

其人不能言不能聽自候門求見

庚辰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

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

心還與人一狀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

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

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

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

禽獸茂時扣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

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

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

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

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

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

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

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

自在茂時扣指天許多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

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稽首

再拜而去

書藥惠卷

庚辰

藥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
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
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
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許將與
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
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時有妬忌鄉約者故言之然
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邦行
矣然必立則見其泰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
後行子仁其務立泰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
之贈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
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
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
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
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
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
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

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濟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汚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

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汚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亦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纒爲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已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文相沿其說莫

知以爲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
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
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
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
訓昭如日月凡支離决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
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子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
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
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叅謁默然
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
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
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
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
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
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
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徐汝佩卷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
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
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
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歎
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
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
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
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
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
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
躍然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
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
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且暮所不給無
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
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
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
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
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
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

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
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
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
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
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
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
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
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
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
黯然而不樂曰噫嘻平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

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
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
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
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
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
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已也信之甚篤
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過者也而遽爾責
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
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
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之困而

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
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
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
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睹
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
告於士者爲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
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
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
請遂書之

書朱守諧卷

丙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
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心爲聖人之
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
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
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
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
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
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
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
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

知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伯卷

甲申

婁姪諸陽伯復請學旣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旣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

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其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元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

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
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
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
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
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
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
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
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
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
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

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
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
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
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
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
聚散或五六月八九月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
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見

夫

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踈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虚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

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及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廣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傲必不能孝爲弟而

陽明文錄卷九
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湏是中心恭敬搏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旣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旣久先橫不信之心

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賴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畧已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因以得

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期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

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惘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甲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悌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

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爲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

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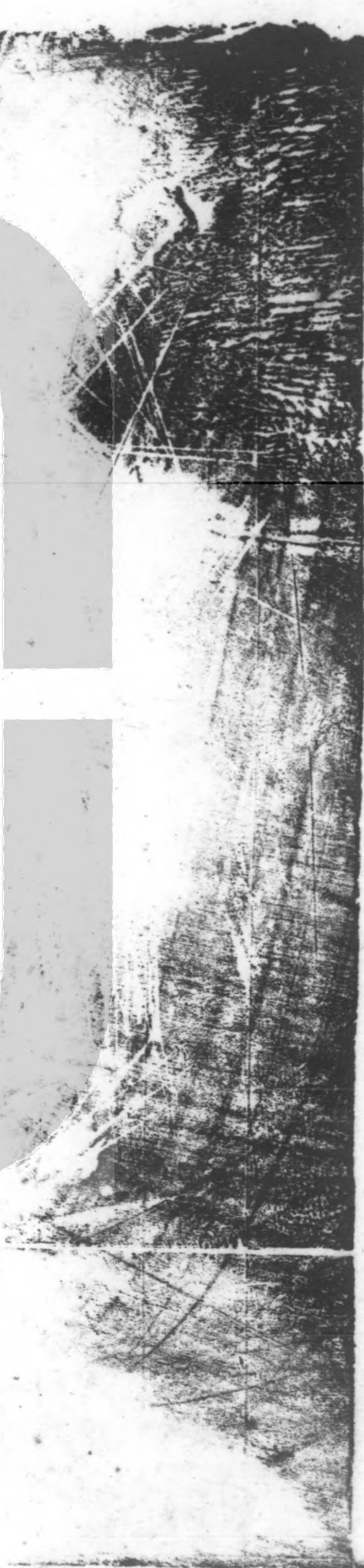
丁卯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

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蹠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廼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

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
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
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
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
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
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
共非笑詆斥以爲恠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
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
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
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
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
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
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
無由往哭遥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遺子
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
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右二月
望日書夢星卷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九



天
間
日
才
金
九

